



汪曾祺  
自编文集

汪曾祺  
著  
梁由之  
主编

# 汪曾祺小品



上海三联书店



汪曾祺  
自编文集

——  
陈由之 主编

# 汪曾祺小品

汪曾祺  
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汪曾祺小品 / 汪曾祺著. —上海: 上海三联书店, 2018.9

ISBN 978-7-5426-6427-3

I. ①汪… II. ①汪… III. ①小品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176028号

## 汪曾祺小品

著 者 / 汪曾祺

责任编辑 / 朱静蔚

特约编辑 / 李志卿 丁敏翔

装帧设计 / 微言视觉工坊 | 阿龙 小麦

监 制 / 姚 军

责任校对 / 丁敏翔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

邮购电话 / 021-22895557

印 刷 /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/ 2018年9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787×1092 1/32

字 数 / 163千字

印 张 / 9.25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26-6427-3 / I·1434

定 价 / 48.00元

敬启读者,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0539-2925680。

汪曾祺 | 1920—1997

江苏高邮人。著名作家。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，并开始文学创作。历任中学教师、北京市文联干部、《说说唱唱》《北京文艺》编辑、北京京剧院编剧。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。1980年复出。短篇小说创作成就尤为突出，《异秉》《受戒》《大淖记事》《徙》等名作复活了现代汉语的新鲜和灵气。于散文和京剧现代戏亦有贡献。著有《邂逅集》《羊舍的夜晚》《晚饭花集》《汪曾祺自选集》《蒲桥集》《塔上随笔》《晚翠文谈》等。

## 新版前言

梁由之

据汪曾祺先生的子女汪朗、汪明、汪朝统计，老头儿一辈子，自行编定或经他认可由别人编选的集子，拢共出了二十七种。严格一点，不妨将前者称为“汪曾祺自编文集”。

自编文集，文体比较单纯：基本都是短篇小说、散文和随笔，偶有一点新、旧体诗，还有一本文论集，一本人物小传。时间跨度，却大得出奇：第一本跟第二本，隔了十余年；第二本跟第三本，又隔了差不多二十年；第一本小说集《邂逅集》跟第一本散文集《蒲桥集》，更是隔了整整四十年。……谁实为之，孰令致之？说来话长，不说也罢。汪先生享年七十七岁，1987年之前的六十六年，他仅出了四本书。汪氏曾自我检讨说：“我写得太少了！”

1987年始，汪老进入生命的最后十年。这十年，就

数量而论，是他创作的高峰期，占平生作品泰半。同时，也是出书的高峰期。除1990年、1991年两年是空白外，每年都有新书面世。1993年、1995年，更是臻于顶峰，合计接近两位数。这固然反映了汪先生的作品受到各方热烈欢迎乃至追捧，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若干集子重复的篇什较多——这似乎是一个悖论，并非个别现象。

我曾写道：

无缘亲炙汪曾祺先生，梁某引为毕生憾事。他的作品，是我的至爱。读汪三十余年，兀自兴味盎然，爱不释手。深感欣慰的是，吾道不孤，在文学市场急剧萎缩的时代大背景下，汪老的作品却是个难得的异数，各种新旧选本层出不穷，汪粉越来越多。在平淡浮躁的日常生活中，沾溉一点真诚朴素的优雅、诗意和美感，大约是心灵的内在需求罢。

那么，有无必要与可能，出版一套比较系统、完整、真实的“汪曾祺自编文集”，提供给市场和读者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

汪老去世已逾二十一年，自编文集旧版市面上早已不见踪影，一书难求。倒也间或出过几种新版，但东零西碎，不成气候。个别相对整齐些的，内容却肆意增删，力度颇

大，抽换少则几篇，多则达到十余篇甚至二十多篇，旧名新书，面目全非，是一种名实不副不伦不类的奇葩版本。我一直认为，既然是作者自编文集，他人就不要、不必且不能擅改。至于集子本身的缺憾，任何版本，皆在所难免，读者各凭所好就好。

本系列新版均据汪老当年亲自编定的版本排印，书名、序跋、篇目、原注，一仍其旧，原汁原味。只对个别明显的舛误予以订正。加印时作者所写的序跋，均作为附录。这套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“汪曾祺自编文集”，相信自有其独特的价值和生命力。

## 二

《汪曾祺小品》是作者首部，也是唯一一部专收“小品文”且以之命名的小册子。当时被列入共有四本的“名家小品自选系列”，以集束方式推向市场。另三位作者，为季羨林、金克木、张中行。出版半年多，便加印了一次。

散文、随笔、小品文，无论概念，还是边际，一向都有些模糊。在《自序》中，汪老就什么是小品文，必要的写作准备，自己写小品文的态度，做了坦率又剀切的叙说，自成一家之言。所收文章，话题宽泛，行文潇洒，

见识通达，生活与书本知识的含量都比较高，开卷有益。  
尽可随时打开，随意看上几篇，既富滋养，又可休憩。

新版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10 月版印制。

2018 年 7 月 24 日凌晨

夏历戊戌大暑后一日

记于深圳天海楼



## 自序

我没有想过把我写的非小说散文归一归类，没想过哪些算是小品文，哪些不算。我在写作的时候，思想里甚至没有浮现过“小品文”这个名词。什么是“小品文”，也很难界定。

提起“小品文”很容易让人想起“晚明小品”。“晚明小品”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，是一种文化现象，社会现象，反映了明季的知识分子的心态。其次才是在文体方面的影响。我们现在说“晚明小品”多着重在其文体，其实它的内涵要更深更广得多。我们今天所说的“小品”和“晚明小品”有质的不同。可以说“小品文”这个概念不是从“晚明小说”沿袭来的。西班牙的阿左林的一些充满人生智慧的短文，其实是诗，虽然也叫作小品。现在所说的“小品文”的概念是从英国的 Essay 移植过来的。Essay 亦称“小论文”，是和严肃的学术著作相对而言的。小品文对某个现象，某种问题表示一定的见解。

《辞海》说小品文往往“夹叙夹议地讲一些道理”是对的。这些见解不一定深刻，但一定要是个人的见解。我现在就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编选这本书。

我没有研究过现代文学史，但觉得小品文在中国的名声似乎不那么好。其罪名是悠闲。中国现代小品文的兴起，大概是在三十年代。其时正是强邻虎视，国事蜗蟪的时候，悠闲总是不好。悠闲使人脱离现实，使人产生消极的隐逸思想。有人为之辩护，说这是“寄沉痛于悠闲”，骨子里是积极的，是有所不为的。这自然也有道理。但是总还是悠闲。其实悠闲并没有什么错，即使并不寄寓沉痛。因为怕被人扣上悠闲的帽子，四十年代写小品文的就不多，五十年代简直就没有什么人写了。“小品文”一直带着洗不清的泥渍，若隐若现。小品文的重新“崛起”，是近十年的事。这是因为什么呢？

小品文崛起这个文学现象，是和另一个更大的文学现象，即散文的振兴密不可分的。小品文是散文的组成部分，如果其他散文体裁不兴旺，只是小品文一枝独秀，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读者对散文感兴趣？我在《蒲桥集》再版后记中说：“这大概有很深刻、很复杂的社会原因和文学原因。生活的不安定是一个原因。喧嚣扰攘的生活使大家的心情变得很浮躁，很疲劳，活得很累，他们需要休息，‘民亦劳止，汙可小休’，需要安慰，需要一点清凉，一

点宁静，或者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，需要‘滋润’。”小品文可以使读者得到一点带有文化气息的，健康的休息。小品文为人所爱读，也许正因为悠闲。小品文可以使读者增长一点知识，虽然未必有用。至于其中所讲的“道理”，当然是可听可不听的。

在小品文的作者自己，是可以有点事做。独居终日，无所事事，总不是事。写写小品文，对宇宙万汇，胡思乱想一气，可以感觉到自己像个人似的活着，感到自己的存在。写小品文对自己的思想是个磨炼，流水不腐，可以避免思想僵化。人不可懒，尤其不可懒于思想，如果能保持对事物的新鲜感，思想敏锐，亦是延年却老之一法。人是得有点事做，孔子曰：“不有博弈者乎？为之犹贤乎已。”另外，为了写小品文，有时就得翻翻资料，读一点书。朱光潜先生曾说过：为了写文章而读书，比平常读书，可以读得更深，是经验之谈。朱自清先生曾把他的书斋命名为“犹贤博弈斋”，魏建功先生曾名他的书斋为“学无不暇”，学无不暇，贤于博弈，是我写小品文的态度。

是为序。

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二日

# 目 录

- 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1   | 自 序              |
| 001 | 传 神              |
| 008 | 谈风格              |
| 018 | 谈谈风俗画            |
| 028 | 说 短<br>——与友人书    |
| 033 | 小小说是什么           |
| 038 | 谈读杂书             |
| 040 | 听邈鸟人谈戏           |
| 045 | 宋士杰<br>——一个独特的典型 |
| 057 | 用韵文想             |
| 062 | 读民歌札记            |

- 077 严子陵钓台
- 081 吃食和文学
- 092 童歌小议
- 098 香港的高楼和北京的大树
- 101 香港的鸟
- 104 林肯的鼻子
- 109 悬空的人
- 114 八 仙
- 117 建文帝的下落
- 121 杨慎在保山
- 126 银 铛
- 129 栈
- 132 鳊 鱼
- 135 太监念京白

138	四方食事
148	词典的方言与官话
153	王磐的《野菜谱》
158	步障：实物和常理
160	“小山重叠金明灭”
163	城隍·土地·灶王爷
176	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 ——在耶鲁和哈佛的演讲
184	小说的散文化
189	中国戏曲和小说的血缘关系
195	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
207	呼雷豹
210	《水浒》人物的绰号
217	“无事此静坐”

- 220 雁不栖树
- 222 老学闲抄
- 229 作家应当是通人
- 231 七十书怀
- 238 美在众人反映中
- 241 多年父子成兄弟
- 246 随遇而安
- 258 山和人  
——泰山片石之一
- 262 碧霞元君  
——泰山片石之二
- 266 京剧杞言  
——兼论荒诞喜剧《歌代啸》

## 传 神

看过一则杂记，唐朝有两个大画家，一个好像是韩干，另外一个我忘了，二人齐名，难分高下。有一次，皇帝——应该是玄宗了——命令他们俩同时给一个皇子画像。画成了，皇帝拿到宫里请皇后看，问哪一张画得像。皇后说：“都像。这一张更像。——那一张只画出皇子的外貌，这一张画出了皇子的潇洒从容的神情。”于是二人之优劣遂定。哪一张更像呢？好像是韩干以外的那一位的一张。这个故事，对于写小说是很有启发的。

小说是写人的。写人，有时免不了要给人物画像。但是写小说不比画画，用语言文字描绘人物的形貌，不如用线条颜色表现得那样真切。十九世纪的小说流行摹写人物的肖像，写得很细致，但是不易使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但是用语言文字捕捉人物的神情——传神，是比较容易办到的，有时能比用颜色线条表现得更鲜明。中国画讲究“形神兼备”，对于写小说来说，传神比写形象更为重要。



我的老师沈从文写《边城》里的翠翠乖觉明慧，并没有过多地刻画其外形，只是捕捉住了翠翠的神气：

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，把皮肤变得黑黑的，触目为青山绿水，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。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，为人天真活泼，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。人又那么乖，如山头黄麂一样，从不想到残忍事情，从不发怒，从不动气。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，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，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，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，就又从从容容地在水边玩耍了。

鲁迅先生曾说过：有人说，画一个人最好是画他的眼睛。传神，离不开画眼睛。

《祝福》两次写到祥林嫂的眼睛：

她不是鲁镇人。有一年的冬初，四叔家里要换女工，做中人的卫老婆子带她进来了，头上系着白头绳，乌裙，蓝夹袄，月白背心，年纪大约二十六七，脸色青黄，但两颊却还是红的。卫老婆子叫她祥林嫂，说是自己母家的邻